

9月23日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《文史精品节目荐赏》每周六《超爱阅读》专栏,解读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者按:出版的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: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一书,并邀请本书作者、安庆作家储劲松做客,讲述宋代文人在逆境中为国为民、自我成就的人生故事。访谈中,央广主持人贺超与储劲松互动。

贺超: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》一书以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舜钦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陆游、杨万里、辛弃疾这11位两宋著名的文人士大夫为书写对象,以他们的落魄失意阶段为书写线索,通过对青史、年谱、作家作品、传记、行状、祭文、墓志铭、历代相关文章等地爬梳,再现了他们在贬谪、罢职、赋闲期间的心路历程和生活况味,从中发现他们共同的特质:在失意中展示傲然风骨,在磨难中铸造精神徽章,在落魄中实现涅槃重生,在逆境尽显人生风流。说说创作这本书的过程?

储劲松:文章寿世,书籍福人,爱读书的人,比别人多活一辈子。

说到创作缘起,我在自序中提到过:“自而立之年发愿勤读古人书,经史子集、佛典藏、山海传说、神鬼狐妖诸般古籍,一册册读下来,自以为胸中渐有丘壑历历,周身日益元气淋漓。这本应编辑之约所写的书,似是一个意外,其实也是自然而然的事,仿佛树上一枚自然老熟的果子。写的时候,觉得这正是自己一直想写的一本书。”也就是说,写这本书,就像果实膨大和成熟,就像怀孕和生产,是自然而然、不得不然的事情。

年少的时候就喜欢读书,尤其偏爱史书。《诗经》说:“殷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。”但一开始读史书,我并没有这个意识,纯粹是兴趣和爱好,是好玩。

我出生、生活和工作在大别山里一个名叫岳西的小城。岳西,古南岳天柱山之西,春秋战国时期属吴头楚尾,刘禹锡《和州谢上表》所谓“地在江淮,俗参吴楚。”这里山连山、水连水,风光雄秀,民风朴野,以前也十分闭塞。我在山中长住,头顶上是锅盖大小的一块天,眼界很小,交游很窄,生活细碎、平庸、无聊,年少的时候也很苦闷。我在书籍尤其是青史之中寻找乐趣。

史书里面,可资借鉴的故事俯拾皆是,譬如周公东征、甘棠遗爱、烽火戏诸侯、七擒孟获、烛影斧声……这些精彩绝伦的故事,是平庸生活的调味品,就像菜肴里的盐、糖、花椒或者葱蒜,给了我很多乐趣,更给了我很多知识、教益和启迪。渐渐地,读史也成为我云游古今、打开胸襟和格局的主要通道。

最初读史是胡乱读,不成体系。前人说:“六经皆史也。”随着阅读的深入,我对这句话深有同感,因而又旁及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。其间也写过20多万字的读史札记,出过《雪夜闲书》《书鱼纪》这两本相关著作。

这些年,关于宋代题材的图书和影视作品层出不穷,成为一个持续性的文化热点。我一直认为读书和写作,是很安静的事,本来无意于凑这个热闹。但3年前,河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、作家杨莉找到我,让我写一本关于宋代贬谪期间的文人的书,我不加思索就接受了这个任务。后来一想,潜意识里,我一直在为写这样一本书默默做着准备。宋朝、宋史、宋人、宋诗、宋词、宋字、宋画,以及宋代的典章制度、饮食章服、民情风俗等等,是我一直关注的对象。

家乡有一句俗话:“一个锅要补,一个要补锅。”意思是说,补锅的手艺人走村串巷,到处找锅来补,而有锅要补的人家,也时刻期待着补锅人的出现。出版社和我,两厢情愿,一拍即合,于是就有了这本书。

贺超:十几位宋代大文人在贬谪后相反涅槃重生,这其中影响他们逆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?

储劲松:唐宋的文人士大夫,从李白、杜甫到欧阳修、苏轼,他们作诗写文章,不是为文学而文学。古人说的“三不朽”之事,依次是立德、立功、立言,立言排在最末位。诗、词、文章,于唐人和宋人,是明道、载道、贯道之器,是施展政治抱负、实现鸿图大业的工具,而非矢志追求的首要事业。他们的抱负,是实现儒家之道,也就是匡时济世、经济天下;他们的鸿图大业,是位登宰辅、出将入相,是上佐君王、下安黎庶。比今天文人的理想,要大多了。

宋人尤其如此,重性理,重气节,重操守,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背在身上,视为天大的事情,置个人和家族的安危、荣辱、得失于不顾,鞠躬尽瘁,赴汤蹈火,甘愿杀身以成仁。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王安石、苏轼、欧阳修、范仲淹这些人被贬谪,都是为了“国之大者”,是为国为民,不是为一身一家。所以在逆境中,他们不屈不挠,虽然也会悲凄、幽怨、痛苦,但官可以贬,头也可以断,理想与信念却从不更改。他们以屈原、杜甫为榜样,胸佩闪闪发光的精神徽章,在贬谪、流放、罢



人中麒麟,万世楷模

职闲居期间,在江湖之远,仍然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造福地方百姓。同时等待东山再起、涅槃重生,重回庙堂之上,继续为江山社稷劳心劳力,为天下百姓谋求福祉。即使老死、病死于遐荒之地,也为世人留下灿烂的诗歌文章,为中华民族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贺超:您在序言中说,自己见证和参与了他们或长或短的贬谪生涯。有时候,甚至是以身代的形式,体验了他们在黜放期间曲折、复杂、幽微、细碎的心路历程。可否分享一下,到底是怎样一种心境?

储劲松:所谓参与、见证、体验,是说在写作的时候,紧紧地贴着人物写。写作多年,深感写人不易。人有个性,有喜怒哀乐,有其生存的时代和地理环境,把人物写鲜活,写得像那个人,甚至是那个人,就必须设身处地,把自己当作那个人的替身,处其所处,思其所思,乐其所乐,忧其所忧,甚至言语、动作、衣食都是他的。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,写一千年前的古人更难。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

书中的11个人物,是全然不同的。因此,在写作过程中,我像一个演员,穿越时空,进入宋代,置身现场,化身为11个角色中的某一个,把他们的脚印和心迹,再次经历和演绎一遍。譬如写苏东坡在惠州痛失红颜知己王朝云,我想象自己就是苏东坡,面对着朝云的香冢,迎风洒泪,作诗祭奠。譬如写王安石罢相后,在江宁读到司马光当了宰相的邸报,自己就化身为王安石,复现当时王安石内心的怅惘和失落。

化身为传主,替宋人言语、思想和行动,这有点像少年时常玩的冒险岛游戏,充满着挑战,是艰难的,也是很有趣的。

贺超:这11位宋朝文人的事迹多有书写,您在写的时候,如何挖掘和展示,如您在后记中所说写出自家意思?

储劲松:宋代以来,关于这11位文人士大夫的诗文不计其数。我认为这是对历史和历史人物不断还原、丰富、挖掘的过程,而不意味着简单的重复。

一方面,一些被埋没的史料被发现。另一方面,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认知,各个时代或时期,评判的标准也有变化。再有,每一个写作者,也有甄别史料真伪的不同眼光,综合运用史料的不同方式,以及合理的想象与联想,也就是参以己意。所以,十个人写苏轼,笔下就有十个不完全相同的苏轼。

我所说的自家头面、自家意思,就是我写宋代人物,尽量有自己的文本,也就是有鲜明特色的文体、文风和文学语言,希望笔下呈现出一种可以谓之古淡天真的独特文本。

贺超:居庙堂之高,处江湖之远,我们看到的是文人坚持的风骨,笃守的信念。从他们身上,当下的我们,应该借鉴些什么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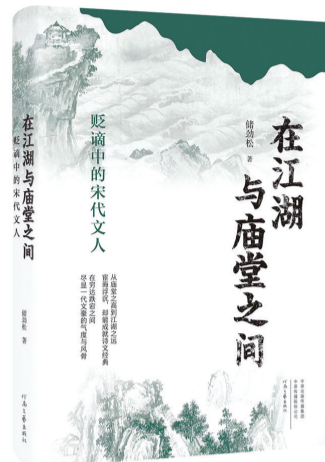
储劲松:《诗三百》说:“殷鉴不远。”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:“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纸寿千年,印在纸上的青史,也寿比南山。史书不死,史书中优秀的人物尤其鲜活,他们以另一种形态与世同存,与千万代的后人相依相伴。他们在纸上细细地叮咛,劝慰、激励、照耀着我们,给我们指导前进的道路。甚至我还以为,他们时时刻刻在看着我们。

构成中华文明的是一个事件,创造辉煌文明的则是一个优秀的人物。我重述历史,再现人物,也不是为文学而文学,而是借古鉴今。

宋代杰出的文人士大夫身上,有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优秀品质。比如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怀,为“国之大者”的博大胸襟,经济天下的伟大抱负,高洁如霜雪的操守,面对挫折百折不挠的斗志等等。在他们身上,卓绝才华与洁白品格,是统一而不是分裂的,是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排斥的。他们是人中麒麟,是万世楷模,是永不磨灭的丰碑。

当下的我们,应当以他们为师表,让活着不仅仅是活着,而是活得有意义,也有意思。

储劲松,安徽岳西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《雪夜闲书》《草木朴素》《黑夜笔记》《书鱼记:漫谈中国志怪小说·野史与其他》等作品多部。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2023年6月出版